

三
續
毛
記

寒
車
圖

至情笔记



蒋
蓝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至情笔记 / 蒋蓝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496-2241-2

I. ①至… II. ①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第 172191 号

至情笔记

著 者 / 蒋 蓝
责任编辑 / 熊 勇
出版策划 / 力扬文化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印刷装订 /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0×1230 1/32
字 数 / 280 千
印 张 / 14

ISBN 978-7-5496-2241-2
定 价 / 42.00 元

作为植物的蒋蓝

(代序)

我父亲是学飞行的，毕业于国民政府创办的都江堰蒲阳空军幼年学校，他青年以后的岁月，已经被体制与出身磨成平锅盐里的锅巴，还奢谈什么人文修养呢？为我取名，仅仅是着眼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无他。如果要对自己的名字来一番考古，情况比预计的要复杂。某天我对父亲讲过这个考证结果，他笑笑说，我给你取名时，没有这么多深谋远虑。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172页引用了畚族《狗皇歌》，提到黄帝的之后帝啻高辛氏的二儿子，因为生下来是用篮子装的，所以就赐

姓“蓝”。

《说文》指出：“蓝，青艸也。从艸监声。鲁甘切。”蓝为什么与“监”字有关呢？诗人陆游的祖父陆佃的《埤雅》卷十七指出：“《月令·仲夏》令民无刈蓝以染。”意思是说，规定在仲夏时节不得随意刈割蓝草染布。因为仲夏恰是蓝草的生长季节。鉴于刈割蓝草之举有君王禁令，所以蓝字从监。也就是说，在我的背后，总有一双覬觎的眼睛，甚至是“肃反”的眼睛。如果把我的姓氏“蒋”合并观察，我就沦为彻底的木性之命。

“蒋”是古书上说的菰类植物，即菰米与茭白，茭白是下江人的称呼，文绉绉的，其实就是四川人说的高笋。茭白叶如蒲苇，其生成的种子就叫菰米，它是历史上著名的“六谷”（稻、黍、稷、粱、麦、菰）之一。诗人李白曾有“跪进雕胡饭，月光照素盘”诗句，“雕胡”不是什么姿势，乃是指菰米。成都中医药大学蒲昭和先生指出，大约从汉代起，菰草（茭白）在生长过程中感染了菰黑粉菌病，该病菌能分泌出一种异生长素，刺激草花茎，使之不能开花结果，茎节细胞因此加速分裂，并将养分集中起来，形

成肥大的纺锤形肉质茎，这就是常说的茭白。茭白老后，可以看到许多黑斑，这是黑粉菌寄生后遗留下的痕迹，这又为下一代的茭白提供了形成“菌瘿”所必需的孢子。如果没有黑粉菌寄生，茭白正常生长发育，开花结籽，它能长出雕胡，但农民不喜欢，称之为“开花茭”。一发现便将它剔除，以保证能长出肥硕的“真茭白”。这样，菰草经过痛苦的脱胎换骨，由谷物变成了一种水生蔬菜。现在茭白江南甚多，菰米已难觅踪迹。另外，蒋古义也同“奖”，有勉励之意，显然菰米被古人视为上好之物。四川的蒋姓人口达110万，为全国之冠。我出生在1965年（乙巳年），当年恰为蛇年，其实古蜀之“蜀”字，正确的解释应该为一条盘曲的蝮蛇。它广义的意思是：纵目之蛇。

有学者认为，在远古时期，菰这种植物生长在如今河南修武、获嘉一带（一说是河南光山）的河流两岸。那里的原始氏族发现菰米可食用，就采集菰籽为食。渐渐他们就以蒋作为氏族的字和图腾，居住的地方叫做“蒋”，那条河流被称为“蒋河”，建立的聚居地被称为“蒋邑”。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蒋氏族是掌握建木

天杆刻度的氏族，“蒋”由畱木、寸、丩合成。修筑坛台需要把土加高夯实，这个氏族发明了版筑垒壁的筑墙技术，丩即版筑的版，坛与版筑合成文字，就是蒋。这就暗示：蒋姓族群极可能与墨家的能工巧匠同出一脉。

现代研究者认为，蒋不是茭白(高笋)，而干脆就是一种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臆兵法·十阵》中，提到“火战之法”，说可用“蒋”阻止敌人偷袭。这里的“蒋”，就是蒋草。按照这个逻辑，“蒋草”乃是“非攻”之草。我查阅清代吴其濬编纂的《植物名实图考》，发现就是俗称的楼梯草、心草、冷清草，它的别名极多：大叶楼梯草(《湖北植物志》)、大楼梯草、拐枣七、上大梯(《秦岭植物志》)、细叶水麻、石边采(《湖南药物志》)、大伞花楼梯草(《全国中草药汇编》)、总苞楼梯草(《福建植物志》)、半边山、到老嫩(《贵州民间药物》)、小锦枝、蟒蛇草(《植物大辞典》)等等，为荨麻科楼梯草属的植物，分布于日本以及中国大陆的福建、湖北、贵州、广西、云南、安徽、江西、河南、浙江、甘肃、四川、广东、江苏、湖南、陕西

等地，生长于海拔200米至2000米的地区，多生长在山谷沟边石上及林中灌丛中，目前尚未由人工引种栽培。

记得2013年夏季我在宜宾横江镇石城山的山野里进行田野考察，见到过一种植物，紫红色的细茎，椭圆的青色叶片，植株高约60厘米，茎约成方形，有分枝。叶片呈长卵形，大约在7至12厘米之间，有少量浅锯齿。顶端开出穗状的淡红小花，近距离一嗅，味辛，有淡淡的哀伤之味。在石城山一带，草木葱茏，这样的草太不起眼了，一抓一大把。一个砍柴的农民告诉我，它就是蓼蓝，一年生草本，叶子如蓼，草根就是大名鼎鼎的板蓝根。草有微香，气味可杀虫，早年村人有将其和菜籽饼（榨油后的菜籽渣）混合研碎放到沟渠中毒鱼。他还告诉我，蓝蓼不怕虫，但也有不怕蓝蓼的虫，蓝蓼也遭到虫啃噬。真是一物克一物，“蓝蓼还有蓝蓼虫”。以前石城山一带有人种植制作染料，后来逐渐式微，如今仅能见到野生的。

蓼是什么意思？乃是高飞之状，可见蓼类植物均有渴望一飞的高扬之姿，李时珍认为，“蓼”字从羽，羽乃是这种植物欲飞的动因，所以，在青蓼、香蓼、水蓼、马蓼、

赤蓼、紫蓼、木蓼当中，蓼蓝显得静谧而谦和，迎风俯仰，宛如蓝空的一根丝线。我想，蓼蓝是渴望蓝天的。

《诗经》早有关于“蓝”的描述。《小雅·采绿》：“终日采蓝。”《韩诗外传》：“蓝有青而丝假之，青于蓝。”在《尔雅》《诗集传》中也多次出现“蓝”的文字并注：“蓝，一种染草也。”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奴隶社会时期的种蓝及应用情况。

我生活在四川，古蜀国谱系里，古蜀国最早的先王是蚕丛、柏濩（伯灌）、鱼凫（鱼妇），三代而下是望帝杜宇、鳖灵，或说是蒲泽，其后是开明。蚕丛的家系为支庶，后被分封到蜀地作侯伯。据说他巡行郊野时常着青衣，因此被人们呼为“青衣神”。子民仿照青衣神衣着，着青衣、裹青帕，代代相传，以为永久纪念。可以发现，穿青衣只是为了纪念蚕丛，古蜀国的一种风俗，逐渐成为一种最具地缘色彩的衣着。至今我在洪雅县、丹棱县、屏山县的一些乡镇上，逢场依然可以见到身着深蓝色衣裤褂的老人，并非黑色。在四川一地，青衣为蓝而非黑的生活证据是，黑色染料褪色严重，容易漫漶其他衣物，但蓝色衣物虽然也入水褪色，但不

严重。

蚕丛之前的古蜀人以牧业为主，兼营狩猎和养殖。蚕丛见岷江中游和若水流域江边的坝子很适宜桑叶生长，于是到处劝农种桑养蚕。他带领族人继续向东南方向迁徙，他们经过今茂县与汶川之间的茂汶盆地后，逐渐发展农耕。对于这个问题，四川大学考古学家林向教授给我解释道，诸多典籍未见记载的是，都江堰之上的岷江，历史上出现过多个地震造成的堰塞湖，水面广阔，气候湿润，大约一万年决堤一次。这一地缘现象使得桑树的种植成为可能。

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归纳了蓝有五个品种：蓼蓝、菰蓝、马蓝、吴蓝、甘蓝，还对靛蓝在药用上的疗效作了大量的记述，但“蓝实”却专门取自蓼蓝，清热、凉血、解毒。

北魏贾思勰著的《齐民要术·种蓝》专门记述了从蓝草中撮蓝淀的方法：“七月中作坑，令受百许束，作麦秆泥泥之，令深五寸，以苫蔽四壁。刈蓝倒竖于坑中，下水，以木石镇压令没。热时一宿，冷时再宿，漉去荻，内汁于瓮中，率十石瓮，著石灰一斗五升，急手摔之，一食顷止。澄清泻去水，

别作小坑，贮蓝淀著坑中。候如强粥，还出瓮中，蓝淀成矣。”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制蓝淀工艺操作记载。如今，在成都邛崃以及蓝印花布流行的浙江乌镇等地，尚能见到其染制工艺过程，与书上记载的略有差异：农人将马蓝茎叶采集回来，洗干净之后泡入水池中浸泡发酵。视气温高低发酵2至4天，要等到池水变绿而叶片碎而不腐之时，开始捞出茎叶。然后加入质地纯粹的石灰水搅动并除去泡沫，再搅动反复清除蓝色的泡沫。经自然沉淀，去掉清水，再将稀泥状沉淀物放置于沉淀池之内，使之成膏状，干燥之后就是染色原料——蓝靛，这个生产过程川语就叫“打靛”。

目睹这个流程，就像一个梦，被蓝逐一赋形。至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乡镇上还有高声吆喝“卖膏子哟”的人，主要出卖的就是蓝靛。民国时期在紧邻邛崃县的名山县有一个染匠叫吴文彩，1926年之后常年在名山、洪雅、乐山间穿梭，做茶叶、丝绸、蓝靛生意。他的独特招牌是，将蓝靛染在手背上，这分明是一种商业文青主义，他见人就高举手臂，样子有点像投降，其实主要是展示自己销售的蓝靛质量是如何

优良，长年累月下来，他的手背都成黑色的了。

这让我回忆起幼年见识并穿戴过的“毛蓝布”。

毛蓝，是比深蓝稍浅的蓝色。当然了，这是词典的解释，其实等于没解释。四川民间说的毛蓝，是指蓝得很不地道的颜色，褪了色的、质量粗糙的蓝色。一般的坯布在染色前都要经过烧毛处理，使布面平整、光洁，而毛蓝布则不然，在染色前无需烧毛，染色后布面保留一层绒毛，故称“毛”蓝布。毛蓝布一般以靛蓝染料染色，染色牢度较好，色泽大方，并有越洗越艳之感。其规格有多种，有毛蓝粗布、毛蓝细布等。一般适合作外衣，遍销城乡各地。简单地说，毛蓝布就是从颜色到质地都属于劣质的布料品种，适于做儿童外衣及工作服。

清末民初，江浙农民进入上海，在南市陆家浜一带开设染坊，经营加工毛蓝布。其时，毛蓝布有阔、狭幅之分。阔幅为机织市布，狭幅仍叫土布。坯布由江苏南通、上海宝山、罗店、月浦一带农民用木机织成。其中有一种门幅仅为一尺一寸五分的布，称“尺一五”小布。染坊设备简陋，以陶土制

的“七石缸”作染具，靛蓝作染料，用棉籽壳、木屑作燃料加热进行染色。染作深藏青色的布称“毛宝”，稍浅的称“靛月蓝”，也叫“毛蓝”。毛蓝布印花，是将石灰粉和黄豆粉调成灰浆，以印纹纸印捺布面，然后投入靛缸染色，染后剥去灰浆，布面即呈花纹。印花毛蓝布蓝白分明，花纹清晰，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新的毛蓝布散发出一种糟香味（毛蓝布染色时用陈年酒糟为助剂），有驱虫避蚊之功效，深受亚热带劳工和华侨的欢迎。产品除盛销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外，还出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最著名的商标为“林大成”、“聚宝盆”。抗战初期，上海还一度流行用国产本白棉布或毛蓝布（又称爱国布）做成的旗袍。此时的旗袍虽然装饰极为简单，用料也十分平常，但仍不失为日常服装的主流。

一直到1967年，兴丰染坊改名为上海第二十五漂染厂，继续独家生产毛蓝布，采用幸福牌商标。1972年，这一产品转由江苏南通生产，从此，结束了上海印染行业毛蓝布的生产历史。

甘肃的凉州民歌里，就有毛蓝布的身影：“七月到了秋风凉，我给四哥子缝衣

裳，白市布汗褂青夹袄，毛蓝布的兜肚绣月牙。”可见，毛蓝布已经成为了爱情的二传手了。至于在四川的川南一带，20世纪70年代有人写过这样的爱情诗：“我们的爱情像莲花白一样/越裹越紧/像毛蓝布一样/永不褪色……”可惜的是，毛蓝布注定是要褪色的。

西方人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服装发明了一个概括词汇：蓝蚂蚁制服，实际上就是指的铺天盖地的毛蓝布。不知道老外的这个词汇是否含有贬义，至少民间讲到毛蓝布时，是带有嘲谑味的。见到某人穿一身蓝色毛料制服，但他浑身不自在，有沐猴而冠的神情，别人就嘲弄之：“这毛蓝布挺扎眼的！你一穿上就像个基层的股长！”

毛蓝布还被用作形容词，这在口语中非常具有语感。某领导在大礼堂里忘情引颈高歌，但他五音不全，公鸭嗓子破丝丝发出噪音，听众又不好公然抗议，只好幽他一默：“老兄，你的毛蓝布嗓子很有感情嘛！”毛蓝布之于破锣嗓子，是非常形象和到位的。如今，毛蓝布早已不见了踪迹，这个词汇还被少数人保存在口语当中，真是应该感谢这些民间口语的创造者！

由采蓝到打靛，由深蓝到毛蓝，一种纤弱的植物逐渐成为意识形态的颜色，草木的波普意义彰显无遗。

民间对于一种植物，一般都采取“吃干榨尽”的策略，药用一途显然是蓼蓝的原初功效。

大青用于治疗，最早有文字记载下来的是《神农本草经》，并把汉代以前的本草药材分为上、中、下三品，蓝被认为是“二品药”。有意思的是，李时珍还记载了一个故事，唐代有个姓张的判官，被一只毒蜘蛛在颈上咬了一口，两天后“头面便肿痛”，跟着肚子也肿起来，此人很焦急，愿出全部家财求医。这时有一人应召同时取来大青汁一碗，“投一蜘蛛其中”，结果蜘蛛“至汁而死”，他又取来蓝汁并加入麝香、雄黄，又放一只蜘蛛于碗中，“其触汁便化为水”。经过验方后，他将药汁点于张判官的伤处，两日就平息了肿痛。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还描述出如果被毒箭所伤，一时得不到蓝叶汁，可“以青布渍汁”吸其汁饮之即可解毒。以上之事，虽不免有些神奇，但蓝叶汁的药效不可低估。而且我进一步发现，喜欢蓝色的人，都多少有点儿忧郁。

除非是在峨眉山、瓦屋山上，蜀国天青的景象不大容易出现在成都平原。暴雨之后的成都，偶尔可见一派瓦蓝青色，宛如无边的蓼蓝草在天空荡漾，在召唤大地上的兄弟。水边的草被疾风掳走，想归去。我渴望从中找到一棵马蓝草，那是我的兄弟。

“过了南门大桥——也就是万里桥，向右手一拐，是不很长的西巷子，近年来修了些高大街房，警察局制定的街牌便给改了个名字，叫染靛街……”这是著名作家李劫人在《大波》中对民国初期成都染靛街的记述。但这并非随意而定，而是此街紧邻另外一条手工作坊密集的道路浆洗街。某天我从染靛街经过，看见路牌，仿佛回家。

2017年4月在成都

目录

001 作为植物的蒋蓝（代序）

上辑 细节就是大光

003 狗托邦

029 熄灭的马蹄

048 尘土叙事

073 探望女儿青青小记

077 送女儿青青回家

082 我们都是木头人

086 女儿的十岁生日

092 酒桌边的女儿

096 台阶

103 指缝里的白烟

115 月光下的父亲

121 一场散射到高空的电影

124 石胆里的蝌蚪

128 月光中的冰和沥青

132 迷香中下坠的面庞